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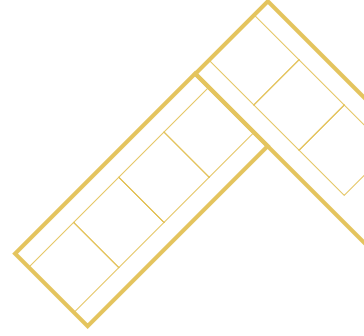
等雨停

雨黏黏膩膩的落下了。煩人的地方是它來勢並不兇猛，細絲首尾相連的瀉下，纏得雨中行人左右為難，一把傘是撐還不撐頓時成了矯情的依據。如若將今天算進去，宜蘭連下了兩個禮拜的雨，或大或小，水分打濕了地面和所有，一切皆浸在水中——誰都得不到乾燥。

誰也沒先開口問阿爸工作的事，阿母只是不說話，讓我專心上課。我癩著張嘴，不以為然——不就是休兩個禮拜嘛，也不會到缺錢這種地步，大驚小怪，我那時這樣想著。

阿爸身上那件永遠洗不乾淨的反光外套，於這般沉悶的兩日仍舊醒目著，他不停盯著電視裡的天氣預報，轉過了一台又一台，畫面上一致開滿了烏雲，一滴滴飽滿的水藍色雨珠簾掛在下方，猶自嬌嫩欲滴。他低垂著頭，不知在想些什麼，一頭花白裡藏著寥寥幾根烏黑異類、領口露出來的皮膚皆重複被炎日高溫曬得紅腫起皮，黑得那般不健康、不自然。

我知道他好面子，不願意怕給熟識的人認出那個對衰老無可奈何的自己，便買了染髮劑，自己給自己染，像是畫家不忍心自己的得意之作隨時間而褪色，一遍遍重複刷上顏色、填補、掩



蓋。皮膚亦是，露出來的地方也不肯塗防曬乳——他說省錢，況且做工的人沒有誰是白白淨淨的，那麼熱，哪個人不是打著赤膊工作？我只管在旁默然聽著，向來是這樣，他不說話，我就也不開口討嫌。

前些年，正值暑假，阿姐載我到村裡人常聚集的廟宇旁，找阿爸討要午餐錢。那裏異常吵雜，大夥圍著廟裡平時辦桌用的大紅桌大聲吆喝著什麼，一位在門口抽菸的阿伯見到我們倆，有些意外。他顯然認得我們，朝裏頭喊幾聲阿爸的名字。彼時的我身子還小，坐在腳踏車的鐵架子時腳尚構不到地，門完全敞開，我卻被阿姐的身體擋住了視線，窺望不到那個能使大人們撒歡、瘋狂的世界。只聽阿爸語氣略帶輕快：「我今仔日運好，妳和妹妹一人一半。」

而後再次回神，淑女車上的阿姐站著猛踩踏板，騎得飛快，她頭也不回的將手中之物塞給我，它被阿姐攥得皺巴巴的。我攤開來，見是一張五百元鈔，高興壞了。那天，阿姐帶著我，一人吃了一個超商架上最貴的便當。我自覺得做了平常不敢的事而興奮、歡喜，便覺阿姐也同我一般快樂，坐在鐵架子上，高舉著傘

替阿姐遮雨時，一張小嘴沒忘嘍哩呱啦講個沒停，以致阿姐在前頭說了些什麼，又是否真的欣喜，卻也似被風聲模糊、雨聲扼殺了。始終，沒有人聽到。

自長滿綠色青苔的雨棚下走出，全身被雨絲包裹住，阿爸開始催促我跟上：「門也要鎖。」我照做，把那扇即使上鎖，稍微使力也能拉開的門自裡面鎖好，再「啪」一聲用力拉上。聽到這聲音，他放心似的繼續牽出機車，而我努力地跟上了阿爸的腳步。

雨，還在下。駛經馬賽街上，沒什麼人撐傘，畢竟雨可多了，不差這場小得跟撓撓似的。當然，能開得起車的另當別論。阿爸將反穿的雨衣下擺蓋住我的大腿，我拉一拉欲掉落的雨衣，往後坐了一點，假裝沒聞到布鞋的霉味，並暗自期許所有人都沒有發現——就算注意到了，也別說。

一路上，我聽著打在安全帽上的聲響自若有似無，後錯落有致、此起彼落，終至微弱近無。他還穿著那個於我看來一點都不適合在接我放學回家、同學師長們都在時穿的反光背心。一如我看不懂他最近每天早上穿著它，守著手機等公司安排工作、通知地點的行為，曾有那一瞬間，我厭惡著他、不想要在其他人的面前走向那個被一身髒污汗臭浸透的他，再坐上他殘破不堪的二手機車，看著他的眼睛布滿做工到凌晨長出來的血絲，而我就會在那刻被不知什麼東西給堵住一般，什麼話也說不出口。現在看來，究竟是厭惡他，還是厭惡自己，誰還說的清？

很俗套的，我已記不清從何時開始，是故以「打記事起便如

此」描述圍繞在他身旁的，他整日吞吐的煙霧，淹沒了他的臉。我知道他不開心、不快樂，卻也不知他憂慮的原因，無從得知、了解，而後畏怕。而阿母總是樂天著工作、寄錢回遠在印尼的家鄉親友，她一邊磕磕絆絆的學著中文，另一邊還得要顧著小孩，起初幾年連溝通都得比手畫腳的兩人，又豈能聽懂對方的苦？

微風夾帶殘存雨水慢刀砍下，外套隨著阿爸的幾聲粗大咳嗽而幾番起伏閃爍，漫天細雨同我一道見證了，他背微微拱起，而後身體不由自主地向前傾——似一個為了蛻變，而瑟縮著包裹了自身的繭。但我一細想覺得不對——阿爸他，應該只想在環境中試著「生存」下去吧。

老舊機車在一片薄薄的雨上緩慢滑行，掀起微小水花，卻始終無法似艘船般乘風破浪，但終皆會靠岸的。雨也是，總會停的。

禾 禎



個人簡介

喜歡寫文章。最近開始喜歡白白大大的兔子，雖然還是會覺得牠有點可怕但仍然開始嘗試新的東西。

得獎感言

因為住在一個經常下雨，鬼天氣胡作非為的地方，家裡的牆壁、衣物都會潮濕或發霉。但我也喜歡出門所以並不討厭那樣，只是有時候，偶爾，心裡發霉了，需要曬一曬而已。於是我寫下，曬雨後的太陽。

這篇文章的題材縮合了「做工的人」與「外籍配偶」，寫出現實生活裡的困頓不安以及尋求出口的心情。作者用「黏黏膩膩的雨」象徵生命困境，「等待雨停」於是形成光明的期盼、美好的想望。作者以一種超齡成熟的敘述方式鋪陳家庭狀態，試著瞭解做工的阿爸、印尼嫁來臺灣的媽媽，那份「試著瞭解」的心情，是親子關係裡最難能可貴的，同時也構成這篇文章美好的質地。只不過，沉重的心事或許可以不要過度修辭。若是用稍微輕盈一點的語氣來訴說，後座力反而會更強。



AWARD
LITERATURE